

# 欧洲第一位“专业汉学家”雷慕沙

李 慧

**摘 要：**1814 年，法兰西学院开设了欧洲第一个汉学讲座，这是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诞生的标志。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是第一位担任这一讲座的教授，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并发展了传教士汉学，开启了专业汉学的研究领域和模式，是汉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然而至今国内外学界对雷慕沙的研究都非常有限。本文将利用尚未被利用的外文资料，对以往仅作为小节和片段出现的雷慕沙的生平进行详细梳理，然后选取雷慕沙在亚洲语言、汉籍翻译和亚洲史地研究三个方面的著作，包括《汉文简要》《汉文启蒙》《鞑靼语研究》《老子生平与观点研究》《法显传》等进行逐一介绍，最后总结雷慕沙的学术贡献。

**关键词：**雷慕沙 法国汉学 专业汉学

1814 年 11 月 26 日，“汉、鞑靼-满语言与文学讲座”（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设立，这是汉学作为一门专业的学科在欧洲得以确立的标志。继汉学讲座开设之后，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很多教学机构也相继开设了汉语课程，汉学家队伍逐渐扩大，学会和刊物陆续创办。担任这一讲座教授的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是欧洲第一位以研究中国语言与文化职业的学者，在他的努力下，传教士近三百年的中国研究在学院领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他培养的一批优秀的汉学家使法国汉学的学术水平

在欧洲一直保持领先地位，法国汉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欧洲其他国家专业汉学的起步与发展。

然而至今学界对雷慕沙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国内外暂没有关于其人和其作品的专著。相比之下，国外学者由于所掌握的资料较为丰富，对雷慕沙的研究起步较早。德国汉学家、目录学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1944—）在《东亚科学史在欧洲：雷慕沙与克拉普洛特的环境》一书中整理了雷慕沙著作的目录，这是研究雷慕沙的基本资料。雷慕沙逝世后，他的学生和同事根据他们与雷慕沙交往的经历，陆续发表了一些回顾雷慕沙生平和评价其作品的文章。丹麦学者龙伯格

---

1844 年巴黎东方语言学校（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开设汉语课程；1888 年，远东法兰西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创立；1900 年，里昂大学开设汉语课程；俄国和英国分别于 1851 年、1876 年开始了汉语教学活动。

Hartmut Walravens, *Zur Geschichte der Ostasienwissenschaften in Europa: Abel-Rémusat (1788—1832) und das Umfeld Julius Klaproths (1783-1835)*,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9.

他的学生让雅克·安贝尔（Jean-Jacques Ampère）的《中国与阿贝尔-雷慕沙的著作》（*La Chine et les travaux d'Abel-Rémusat*, *Revue des Deux Mondes* 15.nov. 1832, pp.373—405, 1er nov. 1833, pp. 249—275.），是西文文献中最早专门评述雷慕沙也是最长的一篇文章。董海樱在《雷缪萨与 19 世纪早期欧洲汉语研究》（载李向玉、张西平、赵永新编《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澳门理工学院，2005 年，第 124—132 页）一文中说“丹麦学者龙伯格（Knud Lundbaek）最早对雷缪萨进行专题研究”（第 124 页），并不准确；此外他的学生朗德莱斯（Ernest Augustin Xavier Clerc de Landresse，1800—1862）的《雷慕沙生平与作品》[*Notice 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M. Abel-Rémusat*, *Journal asiatique*, juillet-décembre 1834 (T. 14),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34, pp.205—231, pp. 296—316.] 和 19 世纪法国东方学家德·萨西（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的《雷慕沙生平与著作简介》（*Notice historique sur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Abel-Rémusat*, in *Mémoire de l'Institut royal de Franc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tome XII, 1839.）也都对雷慕沙进行过专门而详细的介绍。

的《欧洲汉学的建立：1801—1815》和《阿贝尔·雷慕沙与欧洲专业汉学研究的开始》两篇文章是20世纪研究雷慕沙的专门论文。此外一些法国的《名人辞典》《文人名录》《东方学家名录》等对雷慕沙的介绍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试根据这些材料来介绍雷慕沙的生平及学术活动，并分类简介其著作，以期能为学界进一步认识和研究雷慕沙提供参考。

## 一、雷慕沙生平

1788年9月6日，让·皮埃尔·阿贝尔·雷慕沙在巴黎出生，父亲名为让·亨利·雷慕沙（Jean Henri Rémusat），是一名来自格拉斯（Grasse）的外科医生，母亲名为让娜·弗朗索瓦·安德雷（Jeanne-Françoise Aydrée），来自贝桑松（Besançon）。雷慕沙的一生几乎都在巴黎度过，奔波于塞纳河左岸的医学院、法兰西学院和右岸的国家图书馆之间。他小时在杜伊勒里宫玩耍时不慎从河边的高台跌落，几乎失去性命。这次事故导致他一只眼睛失明，而且不得不在家中养病，无法上学，由父亲教他读书学习。他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削弱他的聪明、勤奋和求知欲，在养病期间，不到11岁的雷慕沙自己编纂了一部古代神话辞典。在父亲的帮助下他还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据他的学生朗德莱斯牧师（Ernest Augustin Xavier, Clerc de Landresse, 1800—1862）记述：“他的拉丁文口语和笔语水平已几近母语，可以说他父亲的启蒙教育非常成功，或许在学校里他的天赋会受到限制”。1802年，14岁的雷慕沙还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的著作整理了一部英国王室谱系表。

当他健康状况好转之后才去学校接受更为系统的教育。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凭借着他的聪慧和在家养病期间锻炼出的自学能力，他在古典语言、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成绩很快超过了同龄人。他对植物十分痴迷，每天花很多时间收集植物标本，这个爱好成就了他与汉学的缘分。少年雷慕沙曾与一些爱好哲学的同学组建了一个社团，名为“人文协会”（Société Philanthropique），社团内交流须用拉丁文，宗旨是“崇尚智慧，践行美德”。虽然社团很快解散，这个活动却在他心中埋下了探索人类精神遗产的种子。在学校里，雷慕沙与日后的东方学家圣马丁（Saint-Martin, 1791—1832）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805年，父亲过世，他成为母亲唯一的依靠，他决定继续父亲的事业，成为一名医生。

1806年，欧洲著名的收藏家德·泰桑修道院长（L'abbé de Tersan, 1736—1819）在奥布瓦修道院（L'Abbaye-aux-Bois）展出了一批珍贵的古董，展品主要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和书籍，修道院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是当时欧洲文人的胜地。作为德·泰桑院长的同乡，年轻的雷慕沙被邀请参观展览。在众多展品中，他被一部附有彩绘植物插图的中国书所吸引，渴望读懂书上神秘的汉字，于是他便四处寻找材料，开始了自学汉语之路。这条路并不平坦：起初，他手中并没有像样的字典和语法书作参考，那时与中国有关的书籍大多藏于皇家图书馆，而当时的馆员朗葛莱（Louis-Mathieu Langlès, 1763—1824）拒绝了这位年轻的医学院学生阅览汉籍的要求。况且，传教士们编纂的汉-欧双语词典也几乎全部为小德经

Knud Lundbaek, "The Establishment of European Sinology 1801—1815", *Cultural Encounters: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Essays Commemorating 25 years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Aarhus*, Clausen, Starrs, etc.,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5.

Knud Lundbaek, "Notes on Abel-Rémusat and the Beginning of Academic Sinology in Europe". *Actes du VI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Chantilly 1992, Taipei, Paris: Ricci Institute 1995, pp.207—221.

François Pouillion, *Dictionnaire des orientalistes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KARTHALA Editions, 2008; Michaud, *Rémusat, Jean-Pierre-Abel*, *Biographie universelle* t.35, 1843, Paris, pp.399—402; Quérard, *La France littéraire*, t.7, pp.518—521, Paris: Didot Frères, 1835.

Michaud, *Biographie universelle* t.35, p.309.

Landresse, *Notice 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M. ABEL-REMUSAT*, pp.205—213.

朗葛莱（Louis-Mathieu Langlès, 1763—1824），或译为“蓝歌颖”，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他是法国东方语言学院的创立者和波斯语教授，是皇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馆馆长（Conservateur des manuscrits orientaux à la Bibliothèque impériale），1795年当选为法兰西文学科学院士。

(Christia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 1759—1845) 所用, 以完成编纂和出版《汉语法语拉丁语词典》(*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 的任务。虽然如此, 他还是得到了德·泰桑院长和东方学家德·萨西(Silvestre de Sacy, 1758—1838) 无私的帮助, 他们为其提供了宝贵的汉语书籍和汉学作品, 如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 的汉语语法书《中国官话》(*Grammatica Duplex*, 1741)、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 翻译的《大学》拉丁文本、多明我会的祷文和《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 等。此外, 清代来华传教士的满语著作也是雷慕沙汉语学习的重要参考, 包括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的《满语基础》(*Elementa linguae tartaricae*, 1676) 和钱德明(Joseph Amiot, 1718—1793) 的《鞑靼-满-法词典》(*Dictionnaire Tartare-Mantchou Français*, 1784)。他借助着这些传教士的中国经典译文和满-汉字典, 先通过仔细阅读和对比来理解单个汉字的意思, 然后分析该汉字在句子中的位置、作用以及它与其他字的组合。运用这种方法, 他

逐渐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汉字, 并在 1808 年编纂了一部简单的字典供自己参考。在五年的积累之后, 23 岁的雷慕沙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汉学著作《汉文简要》, 在东方学界一举成名。

艰苦的中文学习并没有拖延他学习医学的脚步。1813 年 8 月, 他完成了医学博士论文, 题目为《论舌诊》。1813 年, 德·萨西尽力帮助他免去兵役, 并安排他在巴黎的一所临时的军人医院做外科医生, 之后他又负责照料伤寒病人, 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他主持汉语讲座之前。

从 1812 年起, 德·萨西就为在法兰西学院开办汉语教习之事积极活动。在这期间雷慕沙虽然忙于行医, 但却一直没有放弃汉学研究, 并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终于在 1814 年 11 月 26 日, 路易十八时期, 内政部宣布在法兰西学院新设中国文学和梵语语言文学教席的决议, 教师分别由雷慕沙和他的好友德·谢兹(Antoine-Léonard de Chézy, 1773—1832) 担任。同时, 雷慕沙又被委以管理皇家图书馆中文藏书部的重任。1815 年 1 月 16 日, “汉、鞑靼-满语言与文学讲座”正式开课, 雷慕沙发表了重要演讲, 回顾了中国研究在欧洲的发展历程, 批评了欧洲人对汉语的漠视

---

1808 年, 法国汉学家小德经获得拿破仑政府的支持, 负责编辑和出版欧洲第一部用汉字字模印刷的汉外字典。这部字典的内容基本上是基于意大利方济各会来华传教士叶尊孝(Basilio Brollo da Gemoni, 1648—1704) 于 1694 年编纂的汉-拉字典《汉字西译》(*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 在梵蒂冈图书馆的一个抄本。《汉字西译》被认为是来华传教士中质量最高、影响最为广泛的汉外字典, 一直以手稿形式流传, 而小德经在出版的字典中没有提到叶尊孝的名字, 雷慕沙和欧洲其他汉学家对此也多次进行了批评。相关内容参见杨慧玲:《19 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里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

Jean Rousseau et Denis Thouard,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sur la langue chinoise : un débat philosophico-grammatical entre Wilhelm von Humboldt et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821—1831)*, avec une correspondante inédite de Humboldt présentée par Jean Rousseau. Villeneuve-d'Ascq,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1999, p.280.

*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 Paris et Strasbourg, 1811.

*Dissertatio de glossosemeiotice, sive de signis morborum quae e lingua sumuntur, praesertim apud sinenses*. Th. de Paris, 1813. 这篇论文的全名是《论舌诊, 即关于从舌头看出的病征, 尤其是中国人的理论》, 介绍了中国和西方古代医学有关舌诊的理论, 展示了中、西医在该领域的众多契合之处。向西方介绍中医的先驱是波兰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 1612—1659), 而雷慕沙是卜弥格最重要的研究者, 他曾参与到 1671 年佚名《中医的秘密》一书的作者的讨论, 他认为此书的作者正是卜弥格。详见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著, 张振辉译:《中国的使臣卜弥格》,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1 年, 第 248—267 页; 关于卜弥格的著作和研究, 参见卜弥格著, 张振辉译:《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如《格勒诺布尔图书馆古董室藏玉牌汉文、满文释义》(“Explication d'une inscription en chinois et en mandchou”, extrait du *Journal du département de l'Isère*, no. 6 de 1812.) 一文, 在文中他翻译了刻字的意思, 并猜测这块玉牌属于乾隆皇帝的某个妃子。这篇文章事实上证明了雷慕沙那时已经进入了皇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 年轻的雷慕沙被格勒诺布尔文学院聘为院士。

和偏见，最后宣读了他所制定的课程计划。

1816年4月5日，又是在德·萨西的推举下，雷慕沙被选为法兰西金石与美文学院（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院士。1818年3月，他成为欧洲最早的文学与科学期刊《学者日报》（*Journal des Savants*）的编辑，那时他已在此刊物上发表了数篇文章。1822年，他与德国东方学家克拉普洛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圣马丁一起创立了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1823年，雷慕沙获得了“法国荣誉团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成为伦敦亚洲学会和加尔各答亚洲学会通信院士。1824年雷慕沙荣任东方手稿部馆长，接替逝世的朗葛莱。他还是皇家聋哑人学院完善委员会（Conseil de perfectionnement de l'institution royale des sourds-muets）委员以及皇家印书馆中文手稿印刷监督委员会（Commission chargée de surveiller l'impression des manuscrits chinois à l'imprimerie royale）委员。1828年内政部成立的文学委员会（Commission littéraire），雷慕沙作为委员，负责审核文人提出的要求。此外，他还被邀请担任大不列颠、爱尔兰、荷兰学院、亚洲学会通信院士，柏林、都灵文学院院士。据龙伯格研究，雷慕沙和保王党（Royalistes）人接触频繁，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在他的《墓中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中写到他与雷慕沙、圣马丁每周都同保王党派外交部长德·达玛斯（Baron de Damas, 1785—1862）聚会，这些人也都是亲耶稣会者。1829年雷慕沙、圣马丁和朗德莱斯编辑的日报《天下——文学、科学和艺术日报》（*l'Universel—Journal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问世。同年，四个中国修士来到巴黎轰动了全城，雷慕沙带着他的学生和这

四个中国人交流，《天下》报详细报道了这一盛况。起初，该报的宗旨是远离政治，只谈文化，随着王室与自由派冲突的加剧，该报也卷入了政治纷争，不断明确支持王室和天主教会的立场。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天下》被停刊，保王党受到打击，与保王党交往密切且一心支持天主教、宣扬耶稣会士成就的雷慕沙十分担心自己受到牵连，因而大病了一场。

1830年，他与圣法尔若（Saint Fargeau）市长的女儿珍妮（Jenny）小姐结婚。1831年，雷慕沙的母亲去世。1832年，他所在的东方学领域的几个主要合作者也相继去世，包括被称为“埃及学之父”的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1790—1832）、梵文专家谢兹和好友亚美尼亚学专家圣马丁。在霍乱流行时期，虽然他尽量避免出门以防止被传染，但霍乱（一说为胃癌）还是于1832年6月3日夺去了他的生命。葬礼在6月5日举行，法兰西文学院主席瓦尔克奈尔（Walcknaer）在葬礼上致悼词，德·萨西分别在亚洲学会和法兰西金石与美文学院宣读了两篇悼文，歌颂了他的成就和贡献。雷慕沙遗体葬于圣法尔若母亲的墓旁。

## 二、雷慕沙的学术成就

雷慕沙一生著述丰富，据魏汉茂的目录统计，雷慕沙的各类专著、译著、论文、书评等共240种，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中国和亚洲语言、历史、宗教、哲学、地理、历史等方面。雷慕沙的研究可谓承前启后，在传教士汉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摆脱传教策略的束缚，充分利用专业汉学教授的资源便利，巩固和发展了汉语言等汉学研究传统，同时开拓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如世俗文学翻译、亚洲地理历史研究、中西交通

《汉、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课程计划及开学演讲》（“Programme du cours de langue et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s et de tartare-mandchou, précédé d'un discours prononcé à la première séance de ce cours”, de 16 janvier 1815. Paris, 1815）。课程计划内容大意参见董海樱：《西人汉语研究论述——16—19世纪》，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99—100页。

克拉普洛特是著名的德国汉学家，与雷慕沙关系十分密切，关于其人和德国汉学史研究参见李雪涛：《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参见Lundbaek, *Notes on Abel-Rémusat and the begining of academic sinology in Europe*, pp.213—221.

安贝尔（Ampère）在《中国与雷慕沙著作》（*La Chine et les travaux d'Abel-Rémusat, Revue des Deux Mondes*, 1832, p.375）中将雷慕沙的作品分为六类：中国语言与文字；满语、日本语、韩语；文学及文学史；自然科学；地理、历史；哲学和宗教。

史研究、佛教研究、道教研究等领域。本文试将其著作分为以下三类介绍：

### 1. 中国及亚洲语言研究

雷慕沙的第一部著作《汉文简要》是他六年自学汉语之后的知识的梳理和经验总结。文中他首先介绍了其所知道的欧洲已出版的汉学著作，之后他介绍了易经中的“八卦”，高度评价了汉字的优越和精妙，并举例进行了分析。此外他还介绍了汉字的构造、“六书”、反切等知识。文中他常常引用《中庸》《易经》《论语》《孟子》《三才图会》《书经》《说文解字》《礼记》等汉籍，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文字和文化的赞赏之情。这部论文集是雷慕沙在汉学界的第一次亮相，一经出版便受到了当时欧洲学者的关注。为了让读者体验到真正的汉语，他在书后附了五个全汉字插页，内容是一些经典名句，如《中庸》首句、《易经》首句等，并逐字逐句进行解释和说明。虽然由于当时雷慕沙所掌握的材料和研究条件都有限，本书内容零散且不深入，但他试图尽量标明引文出处，强调对汉字的分析，体现出他治学的专业态度。

论文《论汉语的单音节语言特性》原文为拉丁文，后来被翻译成法文。作者通过举例分析了汉语中相当于西文冠词、代词、格等语法形式的表达方法，反驳了“汉语为单音节语言”以及“汉语无精准语法规则”的观点。作者指出，很多学者将汉语归为单音节语言，欠缺语法规则，一是因为他们对汉语的认识粗浅，二是他们对汉语存有偏见。当时语言学界不少人认为没有屈折形式的汉语还停留在语言发展的低级阶段，将汉语与美洲土著的语言相等同，雷慕沙的这篇文章是对这种观点的批判。

在《汉语字典计划》中，雷慕沙介绍了欧

洲的汉语研究史，高度肯定了叶尊孝的《汉字西译》的价值。该书正文部分是宏大的汉语词典计划：首先从汉语词典如《康熙字典》和《正字通》中挑出三四万汉字，参考《海篇》给出异体字，按法语发音规则标出官话和方言的发音，然后加上同义词和反义词；每个汉字辅以中文和法文双语例子。雷慕沙承认这样一部巨著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编者需要读遍所有中国古籍，并需要多人的密切合作。虽然他的计划未付诸实践，但该文为后来人进一步研究西方汉语字典编纂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线索。

雷慕沙并不满足于汉语学习，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虽然他从未到过亚洲，但是他遍读皇家图书馆中传教士的少数民族语言、风俗等著作，并将语言、历史、地理知识融会贯通，著成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鞑靼语研究，或满语、蒙语、维吾尔语与藏语语法与文学研究（第一卷）》。内容包括鞑靼语溯源、鞑靼语字母和古代鞑靼语考、满语语法、蒙语及其方言、维吾尔语和藏语。第二卷一直没有出版，未完成的手稿在雷慕沙去世后被发现。这部书可谓是“现代汉学的奠基之作”，它不但显示了雷慕沙出色的语言天赋和学习方法，更体现他不囿于中国地区和汉语言文化，而是将整个亚洲视作互相影响的整体的研究思路。其后的法国汉学大家也都继承了这种思路，以掌握多种东亚语言为基础，对中亚地理、历史、宗教展开综合性研究。

1822年出版的汉语语法书《汉文启蒙》是雷慕沙最重要的汉语研究著作，是总结多年教学经验、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和充分利用皇家图书馆资源的成果。这部语法书仅二百多页，与同时期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73）所编纂

*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 Paris et Strasbourg, 1811.

*Considérations sur la nature monosyllabique attribuée communément à la langue chinoise*, *Mélanges asiatiques*, tom.II, 1825, p. 47.

*Plan d'un dictionnaire chinois, avec des notices de plusieurs dictionnaires chinois manuscrits, et des réflexions sur les travaux exécutés jusqu'à ce jour par les Européens, pour faciliter l'étude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is, 1814.

董海樱：《西人汉语研究述论——16—19世纪初期》，第102页。

*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ou Mémoires sur la grammaire et la littérature des Mandchous, des Mongols, des Ouïgours et des Tibétains*. Paris, Imp. Roy., 1820, tome Ier (le seul publié).

Jean Rousseau et Denis Thouard,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sur la langue chinoise*, p.224.

*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aris, Imp. Roy., 1822.

的复杂的汉语语法相比更加精炼、简明。书的前言是对西方人汉语语法研究学术史的归纳总结,在内容安排上,他吸收了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汉语札记》中将古文和今文相区别的方法,采取了传教士汉语语法所普遍采用的“拉丁语词法分类加虚词”的框架作为结构,但是与传教士语法书不同的是,他尽量削弱拉丁语语法对汉语的框限,将重点放在虚词的介绍和举例上。同时他摒弃了马若瑟语法的例句堆砌,而采用段落编号索引、一例多用的方法,使编排更为简明、实用。此外,《汉文启蒙》侧重汉字的认读和查阅,强调汉籍阅读的重要性,鼓励欧洲本土学生利用图书馆的汉籍资源来研究中国,与侧重口语训练的传教士语法书相比是一次巨大的转变。由于该语法书编排巧妙、实用,一经出版便成为当时欧洲汉语学习者的必备手册。这部书的影响不仅限于汉学界,还扩大到了欧洲语言学界,当时著名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在读了该书以后,与雷慕沙就汉语问题通信交流,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对于今天的语言学家仍有参考价值。在他们通信之前,汉语在洪堡的眼里是没有地位的,他认为“语法形式”包括词尾变化和“语法性词语”,具备这种形式的语言才是高级语言,而以词序表示语法关系的语言是最低一级的语言。1824年雷慕沙在《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上发表了《评洪堡关于语法形式的成立》一文,驳斥了汉语是完全靠词序表现语法关系的语言这

一观点,认为汉语中也存在语法功能的词,对洪堡对语言种类进行划分的标准提出了质疑。在《致阿贝尔·雷慕沙先生的信: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精神的特性》中,洪堡表示,他所用的汉语知识主要来自于雷慕沙的《汉文启蒙》和《中庸》译文,通过与雷慕沙的探讨,他摒弃了语言高下之分的观点,认为汉语没有语法形式,而这一缺失正是汉语原本选择的思维和语言的发展形式。

## 2. 中国宗教、哲学与文学作品翻译

1812年,雷慕沙发表《简评孟加拉英国传教士的马可福音 汉译》批评了英国传教士马士曼的《新约》译本,认为将“天主”改译为“神”并不妥当。19世纪后新教传教士汉学兴起,雷慕沙一直在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他对马士曼、马礼逊的汉语语法、字典、翻译方面的著作进行过大量的评论。

儒家经典翻译在传教士汉学时期已经有了不少优秀的著作,如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卫方济(François Noël, 1651—1729)的《中华帝国六经》(*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等,这些著作对西方思想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雷慕沙十分熟悉这些著作,发表过数篇文章进行评论,而受过严格古典语文学训练的他特别强调熟读汉语原文,并将各种翻译版本相对照来还原对经典的理解,1817年出版的《中庸》译本便是一例。这部译作包括《中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53)是普通语言学的奠基者,国内语言学学者姚小平长期从事对洪堡的研究,翻译了洪堡最著名的作品《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7年),编译了《洪堡语言哲学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并发表有专著《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和论文《再读洪堡——洪堡语言哲学文集 编后》(《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6期)等。

Abel-Rémusat, *Compte rendu de sur la naissance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de Humboldt*, *Journal asiatique*, t. 5, Paris, 1824.

Homboldt Wilhelm, *Lettre à M. Abel-Rémusat sur la nature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en général et sur le génie de la langue chinoise en particulier*. Paris: Dondey- Dupré père et fils, 1827.

Jean et Thouard, Denis, Rousseau,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sur la langue chinoise*, p. 125.

关于洪堡与雷慕沙的通信的过程和影响,参见小野文:《作为例外的汉语——威廉·冯·洪堡致阿贝尔·雷慕沙的信之考察》,载《亚洲语言文化交流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

*Notice d'une version chinoise de l'évangile de Saint Marc, publiée par les missionnaires anglais du Bengale*, *Moniteur* 9. nov. 1812.

*Mélanges Asiatiques*, Tome I, Paris, 1825, p.5.

关于雷慕沙对耶稣会早期拉丁文中国典籍翻译,参见黄正谦:《论耶稣会士卫方济的拉丁文 孟子 翻译》,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

*L'invariable milieu, ouvrage moral de Tseu-ssé*. Paris, Imp. Roy., 1817.

庸》的法语、拉丁语、汉语和满语对照，在长达 24 页的前言中，雷慕沙对“四书”和满语《御制翻译四书》进行了介绍，通过对汉语原典的分析，指出满语译本不能表达汉语原意。雷慕沙承认他的法语和拉丁语翻译参考了钱德明和卫方济的译本。该书中所采用的汉字被收录在《汉文启蒙》后所附的汉字表中，是雷慕沙在汉语教学中极力推荐的阅读和翻译练习材料之一。此外雷慕沙还发表了《关于儒莲所译 孟子》和《关于马士曼所译 论语》（1814）两篇评论，均收录在《亚洲杂纂》中。

传教士汉学兴起时，以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为先驱的耶稣会士对于中国思想学派采取“合儒抑佛”的态度，因而他们重视儒家经典的研究，轻视对佛教和其他宗教的研究。而在专业汉学的背景下，雷慕沙不再受传教策略的束缚，对于传教士汉学中较为薄弱的道教和佛教研究投入了大量精力。《太上感应篇》是雷慕沙出版的首部译作。在前言中，雷慕沙说明了翻译道教作品的原因，他认为欧洲人的道教知识来自传教士，而对道教的认识还停留在传说和迷信的印象上；与佛教不同是，道教发端于中国本土，因此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而《道德经》应被完整译出。1823 年，雷慕沙刊出了论文《老子生平与思想》，选译了一些《道德经》的章句，对老子思想和西方先哲思想进行对比和分析，大胆猜测老子曾来过西方并影响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哲学家。在他这篇论文的基础之上，学生儒莲

（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完整地翻译了《道德经》。雷慕沙的遗作《法显传译注》是欧洲第一部佛教游记译作，由克拉普罗特和朗德莱斯编辑并出版。当时，梵文和巴利文已经在欧洲受到一定重视，但是中国的佛教研究还几乎无人涉及。雷慕沙除了翻译了书的内容，还在每章后加入了详细的注释，荟萃了当时欧洲对古代中亚、南亚等地的历史、地理、交通状况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评价道：“该译本附有内容丰富的考证，而且如果考虑到其时代、从事研究的工具书之匮乏以及当时西方对佛教几乎一无所知的状况，那么这部译著就格外引人注目了。”《法显传译注》常被后来的佛教学者研究和引用，是欧洲佛教研究的奠基作之一。雷慕沙还发表过《论喇嘛教等级制度起源一文》的发现，《中国人笔下的佛教宇宙学和宇宙起源说》等关于佛教的论文。可以说，雷慕沙开创了 19 世纪法国道教和佛教研究的先河。

雷慕沙之前，中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不受 18 世纪传教士重视。如果说 18 世纪《赵氏孤儿》在欧洲的翻译和改编为欧洲汉学从中国经典译介到俗文学译介打开了一扇窗，那么雷慕沙则要为俗文学的译介彻底打开大门。在他的汉语课程计划和他编的汉语教材《汉文启蒙》中，他不断强调中国文学的重要性。在 1822 年发表的《致编辑：论中国文学在欧洲的现状和发展》一文中，他呼吁中国文学在欧洲应得到更多的关注。而他亲

*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aris, Imp. Roy., 1822, p. xxx.

关于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对佛教的态度及其影响，参见孙尚扬：《利玛窦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影响》，载《基督教研究》，1998 年第 4 期，第 85—149 页。

*Le livre des récompenses et des peines*, Paris, Imprimerie de Doublet, 1816.

*Mémoire sur la vie et les opinions de Lao-tseu*, Paris, Imp. Roy., 1823.

Stanislas Julien, *Le livre de la Voie et de la Vertu, composé dans le VI<sup>e</sup> siècle avant l'ère chrétienne, par le philosophe Lao-Tesu*,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42.

*Foë-kouë-ki, ou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 Paris, Imp. Roy., 1836.

[法]戴密微《法国汉学史》，见戴仁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7 页。雷慕沙去世后不久已有人专门研究他的佛教观，参见《雷慕沙佛教观点评》（*Jugement d'Abel-Rémusat sur le bouddhisme. 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église catholique par l'abbé Rohrbacher*. 3e éd. Paris 1857/61. Bd 19.1859, pp.127—129.）

“Aperçu d'un Mémoire sur l'origine de la Hiérarchie Lamaïque.” *Journ. As.*, Vol. IV., 1824, p. 257.

“Essai sur la cosmographie et la cosmogonie des Bouddhistes d'après les auteurs chinois.” *Journal des savants*, pp.1831, 597—610, 668—674, 716—731.

“Lettre au rédacteur. sur l'état et les progrès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en Europe”, *Journal Asiatique*, 1. 1822, pp.279—292.

自翻译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和他编辑的三卷本《中国短篇小说》更为直接地将中国俗文学的魅力展现给欧洲读者。1826年雷慕沙翻译的《玉娇梨》出版,在法国和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司汤达、歌德都是这个译本的读者。1827年,该书被译为英文后立刻在英国引起轰动,英国文人被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所震撼。自他以后,他的学生儒莲和巴赞(Antoine-Pierre-Louis Bazin, 1799—1863)都有优秀的俗文学译作面世,包括《西厢记》《灰阑记》《白蛇精记》《窦娥冤》等戏曲和小说以及“四大古典名著”的部分章节。

### 3. 亚洲史地研究

1819年出版的《真腊风土记》是一部介绍位于柬埔寨地区古国真腊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古籍,由元代人周达观所著,雷慕沙第一个将此书译为法文。1820年,他发表了《和田历史》,同样是在中文文献中找到和田历史的记载,翻译成法文。以上这两部虽然都是译作,但是在前言和注释中,雷慕沙对对象地区的调查和分析都花了大量心血。1820年后,雷慕沙的此类著作数量越来越多,从陨石到火山,从西藏原始部落到日本周

边的海岛,如《西藏及周边地区的若干民族》《论基督教王公与蒙古皇帝的政治关系,以法国王公为中心》《哈拉和林城研究》《中亚行记》《论中国向西域的扩展》等。雷慕沙的这种通过翻译中文资料,运用地理、历史、自然等学科知识全方位研究中国及周边地区的研究方法,在雷慕沙之后,随着殖民活动的发展,逐渐成为法国汉学的特色,并在20世纪初被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等汉学家推向高潮。

通过以上对雷慕沙作品的分类介绍,我们可以看出雷慕沙学术志趣的转变:他早期主要进行语言研究,从零散介绍汉语的特征,如《汉文简要》,到对汉语字典的探讨,再到综合语法教材《汉文启蒙》的诞生,他对汉语研究逐渐深入;随着他对汉语能力的提高和知识面的扩展,从早期在传教士汉学基础上对《圣经》《中庸》等翻译的评介,到后期进行《玉娇梨》等文学作品的翻译,再到通过大量汉语资料,对中国周边和少数民族历史、地理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他的译作也越来越多,兴趣也越来越广泛。1825年后,他致力于整理已发表的文章,出版了两卷本的《亚

*Description du Royaume de Camboge*, Paris, 1819.

*Histoire de la ville de Khotan, tirée des annales de la Chine et traduite du chinois*. Paris, 1820.

“Notice sur quelques peuplades du Tibet et des pays voisins, tirée de l'ouvrage du Ma-touan-lin et traduit du chinois,” *Nouvelles annales des voyages*, 15. 1822, pp.289—302.

“Mémoires sur l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s princes chrétiens, et particulièrement des rois de France, avec les empereurs mongol.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Mémoires*. 6. 1822, pp.396—469; 7. 1824, pp.335-438.

“Recherches sur la ville de Kara-koaroum, avec des éclaircissements sur plusieurs points obscurs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Tartarie dans le moyen âg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Mémoires* 7.1824, II, pp.234—291.

“Mémoires sur un voyage dans l'Asie Centrale, dans le pays des Afghans, et des Beloutches, et dans l'Inde, exécuté à la fin du IV<sup>e</sup> Siècle de notre ère par plusieurs Samanéens de Chine.” *Mém. de l'Inst. royal de France, Acad. d. inscr.* 1838, pp. 345—412.

“Remarques sur l'extension de l'empire chinois du côté de l'Occident.” Par Abel-Rémusat.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Mémoires*. 8. 1827, pp.60—130.

雷慕沙指出,欧洲汉学家对中国周边地区的研究比较欠缺,而钱德明的《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 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eking, Tom. XIV*; Paris: Nyon, 1789) 中的《曾被中国统治的民族》(*L'Introduction à la connoissance des peuples qui ont été soumis à l'Empire de la Chine*) 给他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

沙畹从1893年起担任法兰西学院的汉、满、鞑靼教席,他翻注的《史记》,被公认为是最佳的西文译本,此外他还对中国的佛教、道教、摩尼教、考古学和西域地理、历史都有研究,开辟了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伯希和师从沙畹和印度学家列维(Silvain Lévi),游历欧亚,收集了大量质量较高的敦煌经卷文物,通晓波斯语、越南语、蒙古语、土耳其语、吐火罗语等多种亚洲语言,在佛教、中亚语言和历史等方面著述颇丰。



洲杂纂》和两卷本《新亚洲杂纂》。《亚洲杂纂》主要收录他关于文字、语言、翻译、文学方面的论文。《新亚洲杂纂》第一卷主要是历史方面的论文，第二卷是中国清朝皇帝、蒙古王子、哲学家、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等36人的传记，这些传记大都收录在米肖（Louis Gabriel Michaud）的《传记大全》（*Biographie universelle*）中。雷慕沙去世后，法兰西金石与美文学院成立组委会整理了雷慕沙的遗作，出版了《东方历史与文学遗稿集》，内容主要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地区的哲学、宗教和风俗，可见雷慕沙去世前对东亚的宗教信仰研究投入了较多的精力。

### 小 结

通过对以往仅作为小节和片段出现的雷慕沙的生平和著作进行梳理，我们可以看出雷慕沙是一个聪明过人、勤勉好学、兴趣广泛、精力旺盛的学者。大革命后的法国政治风云变幻，但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年代，他善于抓住这些机遇，利用人脉资源，促成了汉学教席的开设和汉学刊物的创办，积极发表著作，与各国学者保持交流，参与各种团体，扩大其个人及其学问的影响。他重视教学，为如何更好地学习和推广汉语钻研教材，培养人才，他的学生儒莲、巴赞、颇节（M. G. Pauthier, 1801—1873）等优秀的汉学家，将法国汉学推向世界领先地位。他善于挖掘传教士汉学的资源，同时注重拓展研究领域。他的学术贡献在于：开展多种东方语言研究，开拓了对中国

多个教派的研究，加强了俗文学的译介，重视中国断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在欧洲，以原始文献的整理、勘校和阐释为主的语文学研究方法有着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学派对古希腊经典的整理和考订，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方法又被人文主义学者重新继承。雷慕沙从小接受的正是这种古典语文学的训练，并将它自然地运用到汉学研究中。18世纪以前的很多耶稣会士也接受过人文主义教育，也正是因此，与其他修会的传教士相比，他们的文化水平更高，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也更宽容。然而与传教士相比，雷慕沙的优势在于能够利用当时汇集所有汉学知识的皇家图书馆，并且拥有汉学教学机构、刊物和欧洲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平台。此外，19世纪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时期，自然科学中观察、实验、重视实地考察等方法也同样被运用到了人文社科领域，而雷慕沙的医学背景使他重视科学方法的运用，对跨学科研究也保持着开放的心态。正是这些条件使雷慕沙和19世纪的法国汉学家能够突破传教士汉学研究的局限，使汉学研究逐渐走向成熟。鸦片战争以前法国与中国的直接交流较少，雷慕沙等汉学家们无法到中国进行直接考察，因此对传教士们带回的汉籍进行翻译和语文学阐释就必然成为汉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从19世纪后期起，中西通道被西方的殖民活动打通，汉学家们能够亲自踏上中国土地进行考察，这时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更上一层楼了。

（作者单位：罗马智慧大学文学院东方学系）

---

*Mélanges Asiatiques, ou choix de morceaux critiques et de mémoires relatifs aux religions, aux sciences, aux coutumes, à l'histoire et à la géographie des nations orientales*,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e de Dondey-Dupré père et fils, Imp.-Lib. de la Société Asiatique, édit-prop, du Journal Asiatique, Tome I, 1825; Tome II, 1826.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ou Choix de morceaux critiques et de mémoires relatifs aux religions, aux sciences, aux coutumes, à l'histoire et à la géographie des nations orientales*. Paris, 1829, 2 vol.

*Mélanges posthumes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orientales*. Paris, Imp. Roy., 1843, in-8°.

## Book Reviews

- Comments on Professor Karl-Heinz Pohl's *Ästhetik und Literaturtheorie in China: von der Tradition bis zur Moderne*..... Liu Liang and Bao Xiangfei ( 191 )
- Some Thoughts on *Flowing Waters from East and West Finally Meet* by Prof. Zhang Xiping ....Shen Yi ( 197 )

**Afterword:** Tracking down the Historical Route of th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World

..... Zhang Xiping ( 200 )

**Contents and Abstracts** ..... ( 202 )

## Select Abstracts

### The Philological Study of East Asian Novels Written in Chinese

Wang Xiaoping

**Abstract:** East Asian novels of earlier times written in Chinese offer abundant philological resources abou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ose countries. The philological study of those characters can gain u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novels. Furthermore, such a stud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reaking the barrier of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 between China and its surrounding countries in exploring the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n deepening the cultural and literary exchanges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philological study of East Asian novels written in Chinese is also an essential part of textual study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East Asian novels written in Chinese, Chinese character study, textual studies, philology

### The First Academic Sinologist in Europe: Abel-Rémusat

Li Hui

**Abstract:** In 1814, the first European Sinology lectures were opened in the “Collège de France”, which marks the birth of academic Sinology in the West. Jean 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 was the first professor to give this lecture.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issionary Sinology, opened the field of study and established the model for Sinology as a speciality. At present, however, the studies on Abel-Rémusat are limited, either in China or abroad. In this article, I use foreign-language material, which domestic scholars have not mentioned, to describe Abel-Rémusat's life in detail. This information appeared only as fragments in the past. Then I select Abel-Rémusat's works from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studies of Asian languages,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books and studies of Asian history and geography. I then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each of these works. At last I try to summarize Abel-Rémusat's academic contribution.

**Key words:** Abel-Rémusat, French Sinology, academic Sinology